

攝像北方，映象泰北—軍校生泰北攝影教學

聽到「泰北異域」、「孤軍」對你來說的印象是什麼？是「亞細亞的孤兒」這首震撼人心、賺人熱淚的歌曲，是<<滿江紅>>書中孤臣孽子悲歡離合的命運，還是作家柏楊所著<<異域>>一書中，那段由血和淚交織而成的歷史記憶。

「這是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 - 柏楊

泰北，過去這塊區域充斥著死傷、戰亂與毒品交易，看似是與你我無關的化外之地，事實上，對中華民國來說，這裡還有更深、更不可抹滅的特殊意義。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台灣，當時大約千人的軍隊，從雲南一路撤退到泰北，他們曾經被視為是反共復國的前哨戰。但情勢轉變，這支軍隊後來成了必須自立救濟的孤軍。他們的故事被寫成小說、被拍成電影、被譜成歌曲；這片孤軍落地生根的土地，也就成為了後來為人所知的「異域」。經過孤軍及後裔們胼手胝足的耕耘建造之後，六、七十年後今日的泰北孤軍村不再如以往困頓，醫療、生活環境也都在各方的協助下有所提升，族群也更加多元融合。

然而，當地的中文學校長久以來一直面臨資金匱乏以及教材簡陋的問題，僅靠民間組織捐助的資金，難以長久支持；尤其今日面臨中國大陸以強勢金援的方式，逼迫當地中文學校改使用簡體教材，教授學生簡體中文，試圖從教育文化開始，改變孤軍村對於國家的認同。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之下，「志工服務」已成為台灣社會各界幫助泰北孤軍村中文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每年寒暑假期間，總有為數不少的大學志工團隊、社會教師團隊前往泰北當地從事各項教學、文化服務，對於泰北中文教學資源的提升有莫大的幫助。

在眾多的志工服務團隊之中，「攝像北方，映象泰北」志工團隊有別於其他團隊多以傳統中文教學課程為主，四位來自軍校、部隊、學校等不同領域的成員，選擇以「攝影」作為教學主軸，讓當地學生學習操作相機，用自己的角度重新體驗這片最熟悉不過的土地。

「影像紀錄，不論是照片或是影片，是最能直接地傳遞拍攝者情感及觀點。在泰北當地，很多時候不是缺少幫助的人，而是缺少一個讓孩子們認識自己、說自己故事的機會。透過影像，我們希望能讓孩子發現不一樣的可能，嘗試找到不同的興趣，進而分享；用鏡頭，告訴你我他們最真誠、最貼近

的故事，映照孩子純淨的心同時照亮當地精彩的樣貌。」計畫發起人同時也是泰北孤軍後裔的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四年級學生袁銘駿說到。

袁銘駿帶領來自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系學生姜冠廷、國防部心理作戰大隊第一中隊影音分隊中士洪郁慈以及淡江大學華語中心專案教師陳思妤等四人共組「攝像北方，映象泰北」志工團隊，於 2018 年暑期前往泰北清萊省芒岡文明中學，藉由基礎影像教學，將鏡頭的主導權交給學生，讓他們實地操作，用自己的視野，記錄自己的生活，述說屬於當地最真實的故事。

本次志工活動前往的芒崗村並不大，約十幾戶人家，村里非常團結，村民心中所共同認同的寶藏就是芒崗文明中學。雖然當地資源有限，但孤軍村的村民們仍認為要教育他們的後代了解自己的歷史以及中華文化，在努力下，辦建了中文學校，讓孩子們學習中文，而文明中學就是其中之一。

事實上，在志工活動順利成行的背後，團隊成員備嘗艱辛，早在活動成行的一年前，當時還是二年級的袁銘駿，便曾經嘗試過組織志工團隊；在規劃實行計畫後，向校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民間基金會爭取補助經費，不過當時的他並未

對海外志工活動有深入了解，在實際執行上遇到相當多的問題，包含教學主題並未貼近當地需求，活動預計成效不夠明確等。也因此袁銘駿當時覺得在軍校的框架下、有限的資源與時間並不能如民間大學一般自行籌辦海外志工活動，於是便放棄了原本的計畫書、解散了當時招募的同學。這份遺憾始終深藏在袁銘駿的心中，但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從何而來，又應該如何付出，於是決定再次付諸行動。

袁銘駿的媽媽來自美斯樂泰北孤軍村，外婆與親戚也都還住在當地，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都接觸著泰北孤軍胼手胝足的那段歷史，幼年時寒暑假總是跟著母親一同返回泰國探親，在高二那年返鄉過年時，一次前往當地義民文史館參觀的經驗，看到了館內陳列著前輩們艱苦卓絕的生活照片，以及異域中那面依然懸掛的國旗，讓當時的袁銘駿開始認真意識到自己身份的特殊。

「身為泰北孤軍第三代，泰北對我來說，並不只是單純的地理位置，「她」更有一層「家鄉」的情感。從小在台北都市長大，印象中的泰北，是母親的家鄉，是<異域>一書中的場景，是每年寒暑假都會出國去的地方，是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家鄉。進入軍校，接受新聞相關課程洗禮後，我開始反思

自己，我從哪裡來？泰北是什麼地方？留在那邊的人現在過著什麼生活？我能夠回去做什麼？雖然出國的時間受到限制，但自己的想法卻不會受到任何的限制。」回國後的袁銘駿，積極思考身為孤軍後裔的自己，能夠為家鄉奉獻多少心力？在前一次的志工計畫付諸流水後，他決定再次起身行動，與管理學院法律系同學姜冠廷相約一同參加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所舉辦的青年 young 飛全球行動計畫培訓營，從培訓營中獲得專業老師指導計劃並汲取其他團隊的成功經驗，確立了重新籌備泰北志工活動的目標，並招募團員持續向目標邁進。

最先招募到的團員是來自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系的姜冠廷，曾經去過泰國旅遊不下五次，但這是他第一次踏上泰北。在暑期兵科訓練時某次聊天的機會，計畫發起人袁銘駿正好提到自己與泰北的淵源，帶給他相當大的衝擊與感動，兩人一拍即合，著手開始進行企劃資料的收集、撰寫。在這過程中，也讓姜冠廷從原本冰冷單調的軍校生活中，重新燃起高中時曾參與志工團隊的那份熱情，在「攝像北方，映象泰北」志工團中擔任活動組長的他，雖然對相機操作不甚熟

悉，但仍然安排各項美學、色彩教學活動，期望能奉獻一己之力，為當地同學們帶來更多的創意、想像空間。

目前擔任華語老師的陳思妤，過去她都在從事華語教學及大學國際交流事務的推動，曾遠赴中南美洲僑校服務、規劃執行各類學生國際交流及志工活動，在辭去前一份工作之後，參加由中央社舉辦的「海外特派員」活動時，認識了計畫發起人袁銘駿，在偶然的機會下袁銘駿與陳思妤分享了泰北志工計畫，讓她大感興趣並且加入團隊。「這次活動就像一張白紙，沒有任何框架，有無限的可能。不同於以往管理者的角色，這次我是一個策劃者也是一個分享者更是一個參與者。角色上的拿捏及轉換，如何在限有資訊及資源下發揮最大可能即獲得最大效益，是另一門功課。」在辭去了原有的工作職務，在志工團隊中擔任教學組長的陳思妤，寄望透過志工活動的規劃、執行找回曾經對於教學工作的熱忱及使命感，更致力於培養國內學生不同的國際視野。

從軍即將邁入第六個年頭，現服務於國防部心理作戰大隊的洪郁慈，雖然沒有親自踏上泰北那片土地，不過擔任影片製作組長的她，透過欣賞團隊成員帶回由當地學生拍攝的影片、照片，讓她深深瞭解到現今的生活是多麼幸福，也因為

有泰北孤軍先烈們的犧牲，我們才得以享有這現今安和富庶的生活。

在志工團員招募完成與執行計畫安排完畢後，「攝像北方，映象泰北」志工團隊出發前往泰北當地，抵達學校後，團隊成員首先面對的課題，便是原先的教學企劃與現實學校情況的落差，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必須依照實際情況馬上作出調整。首先，原先預定第一天上課的時間恰巧碰上泰國母親節，全校放假一天，這樣的突發況是事前完全始料未及，也使得原先首日安排的課程必須調整延後，所幸在團隊成員重新規劃安排，後續的課程才得以順利教學。另外，參加課程的同學，由於報名人數踴躍，使得同學來自國小五、六年級到國中一、二、三年級都有，同學之間年級的差距，也使得團隊必須在當下決定將教學分為國小及國中兩組進行，依照程度因材施教；正當團隊成員蓄勢待發，準備正式開始授課時，恰好遇上泰北雨季，每天下午都有午後強降雨發生，使得實地帶領同學到戶外拍攝的機會減少許多。

在實際因素多變的情況下，團隊討論的過程中，摩擦是無可避免的，對團隊成員來說甚至是相當頻繁，不論是事前的聯繫，課程安排到課後的檢討，團員們很容易在想法上的交

流產生摩擦，不過在摩擦後，總是能激盪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這些正面的衝擊與刺激不僅增加團隊認同感，對團員有激勵之效果，更能夠讓每一位團員抽離既有的框架，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針對不足之處做出更好改變。

由於泰北當地學生早上都會到泰文學校上課，下午 4 點後才來到中文學校學習繁體中文及華語，日常生活溝通則多以雲南話為主華語為輔。因此，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儘管同學們都會說中文，也看得懂繁體字，但他們從講話的口音中，便輕易的就知道志工老師們是從台灣來的。為了避免初次見面口音的問題可能會對彼此產生距離感，於是團隊成員決定先取泰文水果的名稱當作小名，並以雲南話作為開頭自我介紹，在一片歡笑聲中，成功的與台下同學們拉近距離，培養感情，也讓日後的教學課程更添加歡樂的氣氛。「課程起初，看到課堂上的同學們拿出智慧型手機，我開始有點擔心他們會不會對從台灣募集來的二手相機不屑一顧。幸好我的擔憂是多餘的，當小朋友拿到相機，每個人的眼睛都發亮了起來，興奮的要我們趕快教他們操作相機，在實地的拍攝過程，我也發現相較於手機鏡頭，透過相機器材，更能激發他們無窮

的創造力。呈現出來的作品都令人相當驚艷。」姜冠廷興奮的說到。

「班上最頑皮的學生，來到攝影課堂上卻成為最乖巧的學生，那一部部相機彷彿施了魔法一般，讓他們著迷，透過觀景窗看出去的視野，讓他們重新認識這片土地，也看見了自己身上的無限可能。課堂上二十五位學生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三位最高年級的帥哥，第一次上課的時候他們很有默契的擺著臭臉，似乎不屑於學習操作相機，不過就在實際接觸到相機後，他們三位比班上任何學生都要投入，一溜煙就拿著相機跑到操場拍照，其中一位學生 len，其實早就擁有攝影基礎，他所經營的 Youtube 頻道更有一萬多人訂閱，儘管如此，他還是時常帶著相機向我請教問題，也時常和我在臉書上交換攝影意見，每次看到他在臉書放上攝影作品時，我都不免感到欣慰，經過教學的經驗後我也才明白，每一位孩子那雙清澈雙眼之後都蘊藏著擁有無限的創意與可能，我們所能做的，僅是帶領他們認識自己，揮灑自己的青春。」這也是為什麼袁銘駿在帶領「攝像北方，映象泰北」志工團隊會選擇透過「相機」帶給他們美學、色彩、構圖的概念，刺激他們的想法，帶領他們找到屬於自己更多的不可限量。

「返鄉服務的念頭一直縈繞在自己的腦海中。在因緣際會下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一步步將長存在自己腦中的想法付諸實踐。將相機、美學、色彩帶入孩子的生活中。唯有透過實地的認識和了解，才能建構起屬於我自己最真實的「異域」家鄉。」對袁銘駿來說這次的志工活動是他重新認識家鄉，並且奉獻一己之力的路途；而對當地的同學們呢？自己的外公外婆是從哪裡來？為什麼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會來到泰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差別？繁體及簡體中文的差別？「在課程教學過程中，我才明白，現在當地的孩子大多已經不清楚自己的身世及長輩所經歷過的往事，然而，這些事實是需要有人帶領他們認識自己的。能在課後收到學生們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為何而學？的學習回饋，真的非常感動，原來自己小小的作為，也許能對他們的生命帶來大大的改變。」在最後一天的課程裡，擔任華語老師的陳思妤，帶領這群與我們同根同源的孩子，一步步去思考自己的未來，認識自己的國家，了解歷史的脈絡，並且在歷史的洪流中認同自己的身份。

在教學的過程中，團隊成員也發現到文明中學的教學資源嚴重不足，在每個孩子天真笑容的背後，是傳承自父執輩的

繁體中文教材、老舊的校舍、破損的桌椅及日漸不足的教室。走入校長辦公室，第一眼會注意到桌上擺放的中華民國國旗以及整齊的文房四寶，今年八十餘歲的廖校長，是活動發起人袁銘駿的舅公，擔任文明中學無給職校長已長達二十餘年，每天依舊堅持到校照看學生的學習狀況，當遇到學生翹課不認真學習，廖校長總會疾言厲色的在學校廣場訓斥學生，除了關心學生上課的學習狀況之外，校長更時常為了學校教學資源東奔西走，甚至不惜自掏腰包；校長一切用心都是希望能讓孩子們在最好的環境中學習中文，並能夠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

「什麼是幸福？什麼是不幸的生活？透過泰北當地的影片，會讓你我的價值觀徹底改變。生在台灣的我，是多麼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泰北，集舉更多力量幫助當地。」在剪輯完成影片之後，洪郁慈反思並希望能夠將這次從當地孩子、學校獲得的感動藉由影片製作、整理同學們的攝影作品，藉由網站作為平台，讓更多人知道泰北當地的故事以及孩子無窮的創造力。「這次的攝影教學計畫是個開端，後續舉辦作品攝影展、持續推動志工計畫，我希望這不是曇花一現的志工服務，而是能夠在不影響正課的情況下，長期提供泰北學

生多樣化的暑期課程,發覺不一樣的才華,拓展自己的創意,同時提醒他們,把握當下,寫自己的青春,做一個有故事的人,期待未來每棵幼苗都有開花結果的一天。」對於活動發起人袁銘駿來說,這次的志工活動更重要的是發揮領頭羊的角色,激起更多人對於弱勢、人性的關懷,對於遠在他鄉的同胞們,你我也都應該將這份關懷化作實際行動,讓愛激盪出更多的火花。